薛文清公要言

薛文清公要言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頻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韋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亦可以

爲守身之戒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

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愼動當先愼其幾於心次當愼言愼行愼作事

皆愼動也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啟

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爲人不能盡人道爲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

也

民心至柔眞有不可强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

無不從矣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勇者不懼誠亦難能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

輕假人

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巳

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譽皆所不恤必欲曲狥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只今在已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伊尹曰椄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

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
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
所不當爲耳
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
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
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
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防小人容於自脩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

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

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

爲體貴乎明慎並用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
則能照剛則能斷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剛明竝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敬以持巳恕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順理都無一事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待人當寬而有節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

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

所以吉也

物格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巳之理無間故曰纔

明彼卽曉此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人之所爲不犯律條即爲義犯之即爲非義則律爲八分書可見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人之所爲一有不實即爲妄矣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窮通醜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

犯而不較最省事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交馳於聲利之塲而此心存焉者寡矣

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奮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嘗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

無全牛矣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識最先作事次之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細思

處事最難

閫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行王道則黜霸功行霸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

霸並用之說非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

治後世必可復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爲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權謀術數矣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

乎知道

敬而和處衆之要

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脩治

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莊生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

即王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爲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爲
治道

孟子之後知王覇之分者董子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
人之心爲之戚然不寧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義
理日昧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

天理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
謹而徒飾乎外僞也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
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存養
省察之不至也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
甚敬曰只此是學

中孚二體皆中實全體則中虛中虛則無物中實則有理故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無物而有理卽無極而太極也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趨溪谷合輳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

寛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

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吳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識治體矣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有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爲之動矣近頗驗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于極本窮原之性已

明但未備耳論氣不論性不明則是告子全

不識性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爲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愼內外交脩之法也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與巳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

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學道又怕既學道爲道理拘束與自家身心上受用外物相妨欲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箇好道理若見理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之樂信道篤則必使外物之樂不得以奪

是道之樂如是而學其有不進者乎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謹言乃爲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

矣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

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

心靜能處事

因憶少年時晩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

即心志豁然昨晩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

之晩間誦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

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
天地之理聖人之心只是直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履端者時之新也爲學亦當與時俱新
觀經書所載之道即當求吾身固有之道
心常存則因事觸發有開悟處所謂左右逢原
者可見心不存則與理相忘雖至近至明之
理亦無覺無見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

知厭也

泰之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愼歟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

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

端似可即用以窺體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

者妄也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

濟者宜深體之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

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學者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

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

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

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許魯齋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

長巳之惡
心無須臾閑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
此負則彼勝
毋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
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
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
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

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敬懼之意爲勉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

氣質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

吾壯歸得如非復吳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初來時無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

下鮮不流而爲異端

偶食桃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學爲善皆貴乎熟不獨仁也苟爲不熟焉得其味之美哉

只寡欲便無事心便澄然也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會實行如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爲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顔子問爲仁

章便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
是講說耳
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
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敎人有序大學可見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
不是知在先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爲處事之本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施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禀下則惑於罪福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西銘

程子挈敬之一辭示萬世為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脩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

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

其脩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
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
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巳有人於此以星命家
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卽溺入火
卽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卽不
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巳乎又如人
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

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丙吉爲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
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
暴秋陽也快哉快哉快哉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
要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
言而不言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

深中異端之病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

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

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

公瀧崗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

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誰人能愼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愼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
神仙眞可學誤矣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久也蓋人能
每事卽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
節爲難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鍾虛則鳴心虛則

靈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為術也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有猶變不能盡者然亦

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爲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此言近正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 正統五年正月十八

日夜夢中得此兩句

因記之時在山東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

堯舜之道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決故義屬之木有

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

實故信屬之

伐怨欲不行心爲四者之累而不虛必四者
淨盡則心虛而仁全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
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
門人言者極少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
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

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鄭游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切謂九言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孟子没後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復而無妄聖人矣

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間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無間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痹不仁也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於全

之中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
聖氣得其清於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
質昏濁而全者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
此人有近於物者物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
端之明者如雎鳩有别蜂蟻君臣之類此物
有近於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終爲所拘不
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變化氣質則有可通
之理故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

一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字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苟未明文亦

何用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盖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千言萬語只在實

豫上九曰冥豫成有渝無咎復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

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此爲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

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學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妄之意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內爲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

見矣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涵養吾一一即主敬也

致中致和爲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心無所主即動靜皆失其中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
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
妙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智
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
一也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
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

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卽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卽物來塡塞於中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巳爲八月遯

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眞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視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眞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乂哲
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
背馳者正緣忘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
不忘於操存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
亡矣
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

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一貫即中和之義

只可潛脩默進不可求人知

一

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此日新之要

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乎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
　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
　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
　有善而無惡也

無忘無助長最切於日用之功而無忘尤急

處事最要妥帖詳審卽無瑕隙之可議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
　之效矣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閑省事

內史過曰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時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知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

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一國一家常慮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帝王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

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夬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先王之遺教焉

召誥敬德之言不一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此矣

上卦艮止下卦巽順而無爲所以成蠱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

得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

應事最當知幾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愼殊不知一言之妄卽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知信之性是則性

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歟

許魯齋答竇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勢三者蓋深於易者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示人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字教人於此用力又功之至精至密者也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所自出

自勝者強克己最爲難事不可不勉

宴安之私最難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脩辭以立其誠必須無
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
其違道遠矣唉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
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
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爲富貴所動窮侈極欲
無所不至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

人則超出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於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至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至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而已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

心靜不存則放逸動不察則差錯

君子得其理爲樂小人得其欲爲樂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逐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脩省循之吉違之凶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因讀伊川事狀不覺懼生於心因知天下之事最難處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

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善何以爲人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
韓子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常存於厚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
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
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
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或謂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先儒誠敬之學

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之用起於此然誠敬仁義之名書已言之矣謂皆起於易恐未然也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濂洛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

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況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已說乎

渾然一理至大而粲然條理至密

事親奉祭未盡孝爲臣奉職未盡敬宗族踈戚未盡仁交[illegible]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己未盡誠

此吾自少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於此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爲後世法

程子取柳宗元封建論其必有說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

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

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黷貨厚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孟子溪辨王覇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

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
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
吾心之知以貫天地萬物之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
著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恕字用之不盡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飲食熟則消融而有益生則非徒無益又將有害焉此爲仁貴乎熟也

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

之道不過於此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惡去而善存

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

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

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

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

不令之名於不泯耳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

是氣之精爽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以此而觀心迹旣不可判則人爲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爲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中正仁義而主静之定字蓋出於此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

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秖見其不知命也安往而非是安往而非道

人臣當即所遇以為其事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審矣

薛文清先生要言跋

侍御吳公觀風江右首以薛文清先生要言詔諸司不佞台伏念去夏承乏晉陽望洋河津低回久之輶軒稍閒因得卒業先生全集若登堂與而領先生之提命也茲合讀書從政兩編請政觀察張肩父

君序次而登諸梓夫今學者嘐嘐談玄虛慕雅化於先生論學論政抑何背馳甚也先生妙悟性天根宗伊洛所至皆以敬署軒毋論立朝節槩爲薦紳師法至處權倖曹石之間不失身不貫禍試質之是編曾一語不符合乎

明興理學眞儒先生一人而已今誦其言眞而約切近而可循吾黨朝斯夕斯禔躬業官一切奉以儀檢當求無愧色於先生而後可此侍御公嘉惠來學至意不佞敬與諸大夫共懋之

萬曆壬寅冬長至日江西布政司

左布政使莆田吳獻台謹書